

列傳第四十二

梁書四十八

儒林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賀瑒

司馬筠

下華

崔靈恩

孔愈

書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祛

皇侃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
郡國置舍采皆充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為列

肆其盛也如大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
後仍尚玄虛之學為儒者蓋寡時荀顛摯虞之
徒雖刑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
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于
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
年蓋取文具廢之為歷世紀其弃也忽諸鄉里
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
肯養士後生孤陋無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
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

禮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二漢
登賢莫匪經術朕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淳蕩
儒教為歇風節固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
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鑿獎可置五經博士各
一人廣開館宇察內後進於是以乎原明山賓
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
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
除為更十數月間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又選
遺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

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國君臣
在教為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
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而未廣志
本猶闕非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
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
敷博延由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
微言載表於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業
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謙
誥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

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縝有信名於世為時儒者嚴蒞之賀瑒等首應召選今並綴為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晉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個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為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

美風采帝怕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袁粲為丹陽尹請為江寧令入拜尚書外兵郎昇明末為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為通直散騎侍郎承明初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義既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薨遷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為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

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
十百人梁臺建以曼容舊儒召拜司馬出爲臨
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時年八十二爲周易毛
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在良史傳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滬人豫州刺史暉六世孫
也祖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
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
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時太尉三儉爲時儒宗
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頻

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武中爲
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
步兵校尉劉瓛徵吉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
佟之而已佟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
皆取決焉名重於世歷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尋
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馬永元末京師兵亂佟
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興初拜驍騎將
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以佟之爲尚書左丞是
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

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
左丞無贈官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
著文章禮義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范績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注六
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績少孤貧事母
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衆講說始往從
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為之冠在瓛
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屨布衣徒行於路瓛
門多車馬貴游績在其門聊無恥愧既長博通

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真如危言高論不為士友

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吾名曰口辯毋服縵簡

詣起家齊寧蠻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

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如特簡才學之士以為

行人績及從弟雲蕭琛以邪顏幼明河東裴昭

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于時竟陵王子良盛

招賓客績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出為宜

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丁齊州義軍至績墨經

來思高祖與績有舊見之甚悅及建康

城平以鎮為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
視事四年徵為少府書令三京八鎮仕齊時與亮同臺為
遺唯餉則尚書令三京八鎮仕齊時與亮同臺為
郎也相友至是亮被遣送奔在家鎮自迎王師志
在權軸既而所懷未遂亦常快快故私相親結
以响時去後音久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初鎮在
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言孝子良精信釋教而鎮盛
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
貴何得有賤貧鎮答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

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隊於
茵席之上自有闌離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
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
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鎮退論
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
也荅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
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
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
形神相即非所聞也荅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

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

有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右

小之質以爲

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

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

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

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所具者以其

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

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

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

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

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耶答曰生形之
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
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生者之形骸
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
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
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從
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

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
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為縷體縷體
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
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
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
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
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文故也夫
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

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
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
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
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
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為一為異答曰知即
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
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
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
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問

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
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
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
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
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
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為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
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
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
不假寄於他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

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
寄玉乙之軀李景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
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
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
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
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
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劬華之容龍顏馬
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
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

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
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
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
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
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
非貫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
器不一可也貞極理無有二而在曰殊姿湯文
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
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

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驪騮盜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旣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
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荅曰聖
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
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
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荅曰妖怪茫茫
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
能然乎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
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

鬼一車其義云何荅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
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
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
利用邪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
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
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
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至撮沙於貧友去
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
不以僧有多餘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闕於

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夫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
皇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堯率之樂故捨逢
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錡鉢家家弃其親愛人人
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
於惰遊貨殫於泥水所以致究弗勝頌聲尚擁
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
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
禦去也不追棄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
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

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
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
論出朝野誼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續在
南累年追還京既至以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
官文集十卷子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
士胥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
平西相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王讀出爲鄱陽
內史卒於郡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棘歸人也祖欽宗通直散

騎常侍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
論語及長徧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
淳老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
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齋永明中始起家為
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國右常侍王誅國人
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
為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
散騎常侍尋為康樂侯相在縣清白以吏稱之
天監二年板後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儒

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
年初置五經博
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
博士植之館在
朝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
生必至聽者千
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
猶兼博士七年
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厚俸
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
喪焉植之性仁慈好陰德雖在閤室未嘗怠也
少嘗山行見一羣鹿相逐問其姓名不能答載
與俱歸為營冢葬之六日而死置之為棺殮殯之

卒不知何許人也。嘗歸無恙，行見患人卧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荆州，為人傭賃，疾既危，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撰《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

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

宋為尚書三公郎建

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

國劉瓛為會稽府

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

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

為儒者宗。瓛還薦之為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

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

遺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為太常丞，有司舉治賓

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朝望預臺林講

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

子定禮，撰五經義疏，悉禮舊事。時高祖方創定

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二年，拜步兵校尉，領

五經博士。九年，出使遣醫藥省，問卒于館。時年

五十五。

五十九所著禮記卷之五講疏前廷博議數百篇
賓禮儀注一百二十五卷易於禮九精館中生
徒常百數弟之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華字
文明少通三禮父長編治孝經論語先詩左傳
起家晉安王國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
敕於永福省為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
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郎尋除秣陵令
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為西
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

學以華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
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為民吏所德尋加吳威將
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華性至孝常恨貧祿
代耕不及養在荊州屢為郡縣所得俸秩不及
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大同六年卒官
時年六十二弟季亦明三禮歷官尚書祠部郎
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岳陽郎
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驃騎將軍蘇烈王

承亡世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亮齊奉朝
請錫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瓛方直深為
器所器異既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
起家奉朝請遷三府行參軍天監初為本州治
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
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季荆州刺史始
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
太妃薨京邑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
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

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
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
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
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
日單衣一日為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
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緇冠玄武之姓之冠則世
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緇為領帶三年
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
者耳夫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

禮記卷四十一
禘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
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禘祀子祭孫止是
會經文高祖因是教禮官議曰慈母之服鈞
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則養母禮依庶母慈已
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
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有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
君命所使養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
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
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

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
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古不在五等
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等
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
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為不然曰禮言慈
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
養之命人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
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在
至雖均平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

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
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
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
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
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
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
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
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
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禮具有殊如何次妾生

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
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
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
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
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
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
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
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
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

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
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復加除削良是所
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
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累遷王
府諮議權知左丞事尋除尚書左丞出爲始興
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禮大同中歷官尚
書祠部郎出爲曲阿令

卞華字昭立濟陰冤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
公壺六世孫父倫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

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旣長徧治五經與平
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
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軍天監初遷臨
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曹參軍
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
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不至華乃通
焉遷尚書儀曹郎出爲吳令卒

山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徧通五經
尤精三禮三傳先在北仕爲太常博士天監十

三年歸國高祖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
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
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經祈理甚有
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奐尤好其學
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及改說杜
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
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亦申杜難已
以荅靈恩世並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
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該通義例當時莫及生

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
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出為長
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出為明威將
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
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
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
義十卷

孔奐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
禮考經論語講說並數十編生徒亦數百人歷

官國子助教三爲五經博士遷尚書祠部郎出
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
績六清亂卒於家子叔文顧涉文學官至太學
博士僉元子元素又善二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隄涿人自云首口空從事口即誕之後
也誕没死冉閔之亂晉中原舊族盡有後口廣
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初口具外散騎侍
郎出爲始安太守坐事免頃之起爲折衝將軍
配千兵北伐還口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編講

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
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此
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口外散
騎常侍博士如故出爲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
陽太守又爲武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
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
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
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

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兼國子助教時
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孫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
庾季遠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
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
原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
聽習而音章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
精此書比日時聞講肆羣儒劉焯沈宏沈熊之
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命莫不歎服人無間言
第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

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
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出爲華容令遷除貞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
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
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
令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
氏傳太清中白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傳峻業
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
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

慈後也少善壯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
解當世冠絕母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
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為江州攜叔明
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江外人士
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三
孔子袿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
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
明古文尚書初為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
講尚書四十徧聽者常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

受敕撰梁官啓子袿為西省學士助撰梁書成
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學士如
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負外散騎侍郎又
遷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
步兵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
正言專使子袿檢閱羣書以為義證事竟教子
袿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遮日執經
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中大同元年卒官
時年五十二子袿凡著有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

言三十卷續文身集注周易一百卷續行承天
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也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編少好
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老
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
人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
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
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嘗日限誦經
十遍以擬觀世音經母憂解職還鄉里西

邵陵王欽其學厚禮抑之侃既至因
同十一年卒於厚首時年五十八
十卷與禮記義並見之里於世學

疾大
語義

吏部尚書劾察曰昔叔孫通講

精力凶荒既逢平定自致光寵世大山佳伏何嚴
互有焉曼容修之講道於齊季不為時改賀瑒
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
之力諸子各盡之矣况續墨經傲倖不遂其志
宜哉

列傳第四十二

梁書四十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同十' and '散騎常侍'.

列傳第四十三

梁書四十九

散騎常侍

思康

撰

文學上

到沆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弟肩五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天均

昔司馬遷班固書並為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
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為賈鄒枚
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
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
今而述美惡非文官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

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
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
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
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
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
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劉洸吳興丘遲東
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譙壽光
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
綴到洸等文兼學者至天清中人為文學傳云

到沆字茂濯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彥之宋將軍
父爲齊丑兵尚書沆幼聰敏五歲時爲於屏風
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
旣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齊
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初遷征虜主
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
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
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
祖讌華元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二

刻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
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
能或才高妙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
沆從父兄沆治其才名時皆相代爲殿中當
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不自伐不
論人長短樂安任防南鄉范雲比言友善其年遷
丹陽尹丞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
軍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傷惜焉詔賜錢二
萬布三十匹所著詩賦百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太中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面郎謝超宗徵士何點竝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後爲殿中郎遷車騎錄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祚拜散騎侍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

得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三年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高祖愛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甚嘗彭城人也祖勔宋司空父愐齊太子中庶子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

常泣時世叔父悛繪一並顯貴苞母謂其畏懼
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
心中欲悲無有佗意因而歔歔母亦慟甚初苞
父母及兩兄相繼二沒悉塵焉苞年十六始移
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而皆畢繪常
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爲司徒法曹行參
軍不就天監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
仍遷王中軍功曹累遷尚書庫部侍郎丹陽尹
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侍郎南徐州治中以
公事免久之爲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
自高祖即位引後進士入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
從弟孺同郡到漑漑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
率竝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
賞賜不殊天監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
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
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罪退稱其美情無
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漢之八世

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
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克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
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陽國建以峻為
侍郎從鎮京口三遷鄆州兼都曹參軍高祖雅
好辭賦時獻之於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
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高祖嘉
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
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

朝銘辭多不載

庚於陵字子介其叔駟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
言玄理既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
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史抄撰羣書子隆
代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尋為明帝所害僚
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史獨留經理喪事
始安王遙光為撫軍引為行參軍兼記室永元
末除東陽太守安令為民吏所稱天監初為建康
獄平遷尚書工部郎待詔文德殿出為湘州別

駕遷驃騎錄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
郡邑中正拜太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
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
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立擢充職高
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為美俄遷
散騎侍郎改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黃門符
郎舍人中正立如故出為宣毅晉安王長史廣
陵太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為通直郎尋
除鴻臚卿後領荊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

文集十卷弟肩吾

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為兄於陵所友愛
初為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
是每王徙鎮肩吾常隨府歷至府中郎雲麾參
軍並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為皇太子兼
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俄以
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參軍太
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上時
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

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
學士肩吾子信搗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
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
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晉是轉拘聲韻
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
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
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斬伐瘖更同故
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
緩玄久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

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日用之則有
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
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
同大傳吾旣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撫但以當世
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
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石以今文爲
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弃俱爲
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
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

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
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
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
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名
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
忘臭効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
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
嗤巴人下里更合_以中之聽陽春音回而不和妙
聲耳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異文質有異巧

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王之士瞻鄭邦而知退
章甫翠履之人望閭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
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
檠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_至近世謝眺沈
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_其蕭子雲之冠冕述作
之措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辭亦成佳手難
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_三非弟_而
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共商推_若茲
清濁使如涇渭論_玄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

唯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譬斯袁紹
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
如何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
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蕃竝據州拒景景矯
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
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
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
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
竝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
室昭幼清警言七歲通老莊義旣長勤學善屬
文外兄江淹早稱賞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
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尋除無錫令歷爲宣惠
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
書注于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
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李官
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
子緇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大同中爲尚書祠

部郎尋六職不復仕縉弟緩字含度少知名歷
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
首除通直郎俄遷鎮南湘東王中錄事復隨府
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剡人也曾和梁天宋御史中
丞祖翼負外郎父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
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先生見其對策大
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自是二十一詠雲輒嗟
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所稱道德輒此則傷俗其

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
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
為名流所稱如此天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
建安王水曹行參

安王愛文學之士日

與遊宴及遷江州遜猶掌書記還為安西安成
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郎且憂去職服闋除仁
威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幾卒東海王僧
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
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者論論之云詩多而能

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爲工
爲五言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
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竝爲南平王大司馬
府記室翁歸亦工爲詩遜博學有思理更注論
語孝經二人竝有文集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
父蹈齊中軍參軍嶸與兄岵弟嶼竝好學有思
理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衛軍王儉領
祭酒頗賞接之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

撫軍行參軍出爲安國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參
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不暇給嶸乃言曰末
元肇亂坐弄天爵動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
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
街服旣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唯黃散猶躬胥
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軍官是
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
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
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在緩附正宜嚴斷祿力

絕其妨正直之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口救
付尚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
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
何胤築室甚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
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選
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
優劣名爲註評其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
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
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

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實
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
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
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
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辭
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
百年間有婦人焉入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
東京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
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

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
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
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左
敦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
也永嘉時皆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
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
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
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
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

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
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巒潘左故知陳思
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
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
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
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
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
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爲物
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

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
直書其事寓言爲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
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
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
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
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
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
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
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

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寒客衣單霜墜
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
寵再時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
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
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高於詩矣故辭
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
甫就小學子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
爲家法至於宮殿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
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

輕蕩之徒笑其昔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
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
謝黜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老於高聽無涉於
文流矣嵯觀王公措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
以詩爲口實只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况朱
紫相奪證誣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
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
未遂嵯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
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

推之殆同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
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
稱首況八紘旣掩風靡雲蒸抱王者連肩握珠
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肯中諒
非農歌輅議敢致流別嵯之今錄庶周遊於閭
里均之於談笑耳頃之卒官岢字長岳官至府
參軍建康平著古史傳十卷嶼字季望永嘉郡
丞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徧略嶼亦預焉兄弟
並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真，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高祖凝，晉征西府參軍，宜都太守。興嗣世居姑熟。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嘗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朓為吳興太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禮之甚厚。高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賊，其文甚美。高祖

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儻馬，詔興嗣與待詔劉沈、張率為賦。高祖以興嗣為工，擢負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稱、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竝使興嗣為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滿，復為負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疽。

是年又染癘疾左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䟽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為給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啓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鄉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

惲為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為吳均體建安王偉為揚州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

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
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廣陵高
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竝工屬文爽齊永明中
贈衛軍王儉詩為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
孝廉天監初歷上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為晉陽
令坐事繫治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
赦獲免頃之卒洪為建陽令坐事死騫官至王
國侍郎竝有六集

列傳第四十三

梁書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四

梁書五十

文學下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劉峻

劉沼

謝幾卿

劉勰

王籍

何思澄

劉杳

謝徵

臧嚴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峻
生暮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
八歲爲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

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
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
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髮旣覺復讀
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
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
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
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
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遙
欣爲豫州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之

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書
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
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
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
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
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
高才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
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峻乃著辨命論
以寄其懷曰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

有竒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
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大
目因言其畧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
實海內之髦傑豈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
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寔歟然則高才
而無貴仕饗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
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紛莫知
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褐冠甕牖
必以玄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諛諛

讓咋異端俱起蕭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
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通生萬物
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
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
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
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
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
冥非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

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
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
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
焦金流石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
叢蘭冉耕歌其芼苾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
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負
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
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
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次此豈才不足而

行有遺哉近代有沛國劉瓛瓛弟璉並一時之
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
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
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而官方
微於侍郎位不登於

相繼祖落

孔無

因斯兩賢以

皆擯斥於當

與麋鹿而同

聞者

與鴟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
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
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
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
驗而其道密微寂寞勿愴無形可以見無聲可
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衆譬言三王之冕
旒任白宮以司職而惑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
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竒響視彭

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
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
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咳嚙
顛頰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
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
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
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
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
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於

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龜獸奮尺劍入紫
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
蔽二也空桑之里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
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
若雷電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
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
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
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
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

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患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聞之衆明君寡而芒黑猶不同器製器不接謂異是

使渾沌禱祀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寔豎耕耘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廿六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擊金齒奮於華野比其狼戾曾何足踰白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彙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六禍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寓種落繁熾允物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不台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

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
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
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
才絳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
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
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
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
邪正由於人吉凶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
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日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

雲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
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
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
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
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惰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
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
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
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
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

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
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
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
襲冰紈觀窈眇之音僂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
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
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
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
天知命明其無可柰何識其不由知力逝而不
刀口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戚瑤臺夏屋不

能悅其神土室編書未足憂其虛不充詘於富
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竝爲由
折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
序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
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
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微未
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
知涕之無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

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
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
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壟
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峻又嘗為自序其略
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
則敬通雄一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
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
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
有忌妻至於身操井曰余有悍室亦令家有

憾阿此三同也敬通當
女始之世
手握兵符

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權此一異也敬通
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亦禍同伯道永無血胤
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大馬
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
填海壑而為名聖所慕其風流如
烈芬芳久而
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
一去將同秋草
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為敘遺之好
事云峻居東
陽吳人
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

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涇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與晉驃騎將軍涇幼善屬文既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秣陵令卒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末臨川內史父超宗齊黃門郎竝有重名於前代幾卿幼清癯當世號曰神童後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渚幾卿不忍辭訣遂投赴江流乞口馳救得不

沈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死矣既長好學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國常侍累遷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為寧國令入補尚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書三公侍郎尋為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為南

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徙爲散
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
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
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
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幙與車前三騶
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
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噉爲有司
糾奏坐免官尋起爲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
秩未滿陳疾解尋除太子率更令遷鎮衛南平

王長史普通六年詔遣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深
藻督衆軍北伐幾卿啓求行擢爲軍師長史加
威戎將軍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
白楊石井朝中文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
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
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旣醉則執鐸挽歌不屑
物議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下官
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行立仰
尋車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

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
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
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為遙更謂脩
夜為促嘉會難常搏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
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 匪商官
理就一塵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
無假玉璧為資徒以老使形踈疾令心阻沈滯
牀簟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
息自

尋理滌意即以任命為膏酥筆鏡照

形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
鬼谷深栖接輿高舉遜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
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榮悲玄壤
恨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懽同
遊豫使夫一介老圃得造虚心末席去日已踈
來侍未辱連劍飛鳥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
涕零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
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
清官公府祭酒主簿皆幾卿獎訓之力也世以

此稱之幾卿未及序用病卒文集行於世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為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告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

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初勰撰心辭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洵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豈取駟奭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繇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

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觀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子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不足立家唯文章之用貫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評其本源莫非經典

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悅雜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踈略陸賦巧而碎

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
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竝未
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
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
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
論文叙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
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
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搗神性圖風勢道
會通閱聲字崇然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怡悵於

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
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
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叙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
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
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
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
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
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
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

聖人所難識在併管何能矩矱茫茫徃代既洗
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既成未為時流所稱
勵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
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
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几
案然勵為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
必請勵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
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鬚髮以自誓敕許之
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暮而卒文集行於世

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
祐齊驍騎將軍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
有才氣不妄任助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
得燭甚為約賞齊末為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
記室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書三公郎廷尉正
歷餘姚錢塘令竝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
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日遊之
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
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外獨絕還為大司

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元一不得志遂徙行市道不擇交遊湘東主為荊州引為安西府諮議參軍世帝作塘令不理縣事日飲酒人有訟者輒而遣之少時卒文集行於世子善亦有文才先籍卒

何思必字元靜東海郊人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以歸杭令思澄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為南康王侍郎累遷安成王成王行參軍兼記室

太學博士南康王

為遊廬山詩

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世第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士書人題此詩於壁傅昭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又典饗除廷尉正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六華林撰徧略勉舉思澄等五人以應選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稍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軍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駟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久之遷秣陵參入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舍人如故時徐勉周捨以才

具當朝竝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昭明太子
薨出爲黟縣令遷除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
卒官時年五十四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
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
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
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
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家賦
擬莊周馬捶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何
子朗歷官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固山令卒時年二

十四文雋不行於世

劉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人宋冀州刺
史父闡慰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良政傳
杳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
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天監初
爲太學博士宣惠豫音士一行參軍杳少好學博
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
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荅張逸謂爲畫
鳳皇尾沙安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

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音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查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吾來至今不死約即取。尋檢一如查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

香為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王書人題其贊于壁仍報有書曰生平愛味不在人中林壑之權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住矣猶復少有閑遠微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伸長遊居之地休理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卧嗟覽別卷諸篇並為名製

晉安王府參軍詹事徐勉舉沓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普通元年復除建康正遷尚書駕部郎數月徙署儀曹郎僕射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沓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人有饋遺一無所受湘東王發教褒稱之遷除宣惠湘東王記室參軍母憂去職服闋復爲王府記室兼車宮通尹舍人大通元年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

昭明太子謂沓曰酒非卿之所好而爲酒厨之職政爲不愧古人耳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沓焉仍注太子祖歸賦稱爲博采僕射何敬容奏轉沓王府諮議高祖曰劉沓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知著作如故遷爲尚書左丞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五十沓治身清儉無所嗜好爲性不自伐不論人短長及覩釋氏經教常行慈忍天監十

七年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及臨終
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
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醮其子遵行之者自
少至長多所著述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
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舊記二十卷古今四
部書目五卷竝行於世

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高祖景仁宋尚書左
僕射祖稚宋司徒主簿父璟少與從叔眺俱知
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降

昌中爲明帝驃騎諮議參軍領記室遷中書郎
晉安內史高祖平京邑爲霸府諮議梁臺黃門
郎天監初累遷司農卿祕書監左民尚書明威
將軍東陽太守高祖用爲侍中固辭年老求金
紫未序會疾卒徵幼聰慧璟異之常謂親從曰
此兒非常器所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
旣長美風采好學善屬文初爲安西安成王法
曹遷尚書金部三公二曹郎豫章王記室兼中
書舍人遷除平北諮議參軍兼鴻臚卿舍人如

故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爲感友賦以酬之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二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再覽見焉又爲臨汝侯淵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中大通元年以父喪去職續又丁母憂詔起爲貞威將軍還攝本任服闋除尚書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晉安王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

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四年累遷中書郎鴻臚卿舍人如故六年出爲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三十七友人琅邪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臧嚴字彥威東莞莒人也曾祖壽宋左光祿祖凝齊尚書右丞父稜後軍參軍嚴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初爲安成王侍郎轉常侍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官於塗作屯遊賦任昉見而稱之又作七算

辭亦富麗性孤介於人間未嘗造請僕射徐勉
欲識之嚴終不詣遷冠軍行參軍侍湘東王讀
累遷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
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
書目以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
者姓名遂無遺失其博洽如此王遷荊州隨府
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監義陽武寧郡累
任皆瘴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
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遂絕寇盜王入

石頭戍軍事除安右錄事王遷江州為鎮南諮
議參軍卒官文集十卷

伏挺字士標父暉為豫章內史在良吏傳挺幼
敏寤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為
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
歎異常曰此子目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為
當時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
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
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論

語聽者頌朝遷建康正俄以効免久之入爲尚
書儀曹郎遷西中郎記室參軍累爲晉陵武康
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宰不復仕挺少有盛名
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
隱靖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
意曰昔士德懷顧燕與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
旬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況復恩隆世親義
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
邈殊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覲東山之歎豈

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
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
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
輒盈篇楊生沈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彌多踳
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無
翰紙縛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
的昔子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
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挺窟迹草萊事絕聞
見藉以謳謠得之輿牧仰承有事破石仍成簡

通娛腸悅耳稍從擯洛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綺
羅絲竹一列頓遣方丈負案三椀僅存故以道變
區中情冲域外操彼絃誦貫茲觀損追留侯之却
粒念韓卿之辭榮睠想東都屬懷南岳鑿仰來
既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
走馬行却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
猶且攘袂浩浩白水窸叟方欲褰裳是知君
子拯物義非徇已思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
願驅之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

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辱羊
象蒙其賚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
室郎宗絕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并丹高潔相
如慢世尚復遊涉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為
秦每竊慕之方念擁筴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
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從節
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謬彼偏嗜是用不羞
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
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為未易近

以蒲藁勿用箋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
得善寫更請潤訶儻逢子侯比復削牘勉報曰
復覽見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
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雄州擢
秀弱冠外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
蕙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
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
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
肯加寵授飾茲習帶寘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
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為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
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
林野無人相樂偃卧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
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迭聽傍求
興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為恥鳥獸
難羣故當捐此薜蘿出從鷄鶩無乘隱顯不亦
休哉吾智之佐時才慙濟世粟承朝則不敢荒
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
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營作

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為多幸
但夙有風歎遘茲虛眩瘖瘖類士安羸同長孺簿
領沈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
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
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瞻見復循環盛焉如夫清
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
翰覽復成誦流連縟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
表與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
與德黨成卷帙力為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

辭人扼腕武閭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
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關之歎曷日無懷
所遲管蘇書不盡意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
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懼罪遂變服為道人
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為江
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俗
復隨王遷鎮郢州徵入為京尹挺留夏首久之
還京師太清中客遊吳興吳郡侯景亂中卒著
通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先隨挺事邵陵

主掌書記亂中王於郢州奔敗知命仍下投侯
景常以其父官途不至深怨朝廷遂盡心事景
景龍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及景篡
位為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被執
送巴陵於獄中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先為邵
陵王所引歷為記室中記室參軍

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陽陵人也晉司空冰六代
孫祖徽之宋御史中丞父濟齊邵陵王記室仲
容幼孤為叔父冰所養既長杜絕人事專習

六才粗可願以晏嬰所

用之勉許焉因轉仲容為太子舍人遷安

主簿時平原劉孝標亦為府佐竝以彊學

所禮接遷晉安功曹史歷為永康錢唐武康令

治縣竝無異績多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

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特降餞宴賜詩曰穆

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

殿時輩榮之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參軍除尚書
左丞坐推糾不真元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江
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
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
縱謀飲不復持檢操久之復爲諮議參軍出爲
黟縣令及太清亂客遊會稽遇疾卒時年七十
四仲容抄諸子書二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
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

陸雲公字子龍吳郡人也祖開別駕父完寧

遠長史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

能記憶從祖倕沛劉顯所問十事雲公對無

所失顯歎異之既長好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

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參軍雲公先制表

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績罷郡經途讀其文歎

曰今之蔡伯喈也績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

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即真入直書光省以本官

知著作郎事俄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黃門郎並

掌著作雲公善弈其常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

高祖笑謂曰燭燒炷卿貂高祖將用雲公為侍中
 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新製鱸魚舟形
 闊而短高祖暇日常汎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劉
 之遴國子祭酒到汎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
 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時年三十
 七高祖悼惜之手詔曰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
 陸雲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
 然可剋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匹張績時為
 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下區區承賢兄

子賢弟黃門殞折非唯貴門喪寶之具亦我同
 悲痛惋傷惜不能已已賢兄子賢弟神情卓著
 標人冠蓋經之所親殆無再問懷橘抱柰稟自
 天情倍坐列薪非因外將學以聚之則一箸能
 立問以辯之則師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藝通洽
 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齒過肩隨禮殊拜絕
 懷抱相得忘其年義朝遊夕宴一載于斯翫古
 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老夫記意
 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

伊人弟遠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
款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歧路行
役數年羈病侵迫識慮惛恍久絕人世憑几口
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有多愧京洛遊故咸
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為遠
近隔情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紀志
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別永成異
世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
謂華齡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

之情懷抱素篤友于之至兼深家寶奩有此恤
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以益無次雲公從兄才子亦
有才名歷官中書郎宣成王友太子中庶子廷
尉卿先雲公卒才子雲公文集並行於世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
豫州刺史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
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徧諷誦略無
所遺外祖丘宅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
召入西省撰史初為秦朝請進直壽光省為司

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勅遣制衣建陵寺利
 下銘又啓撰高祖集序文竝富麗自是專掌公
 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意每
 奏高祖輒稱善累賜金帛孝恭少從蕭蕭寺雲法
 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
 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時輩中多有忽略世
 以此少之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隸
 蕭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孝恭還
 赴臺蕭蕭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爲賊所攻城陷

見害文集行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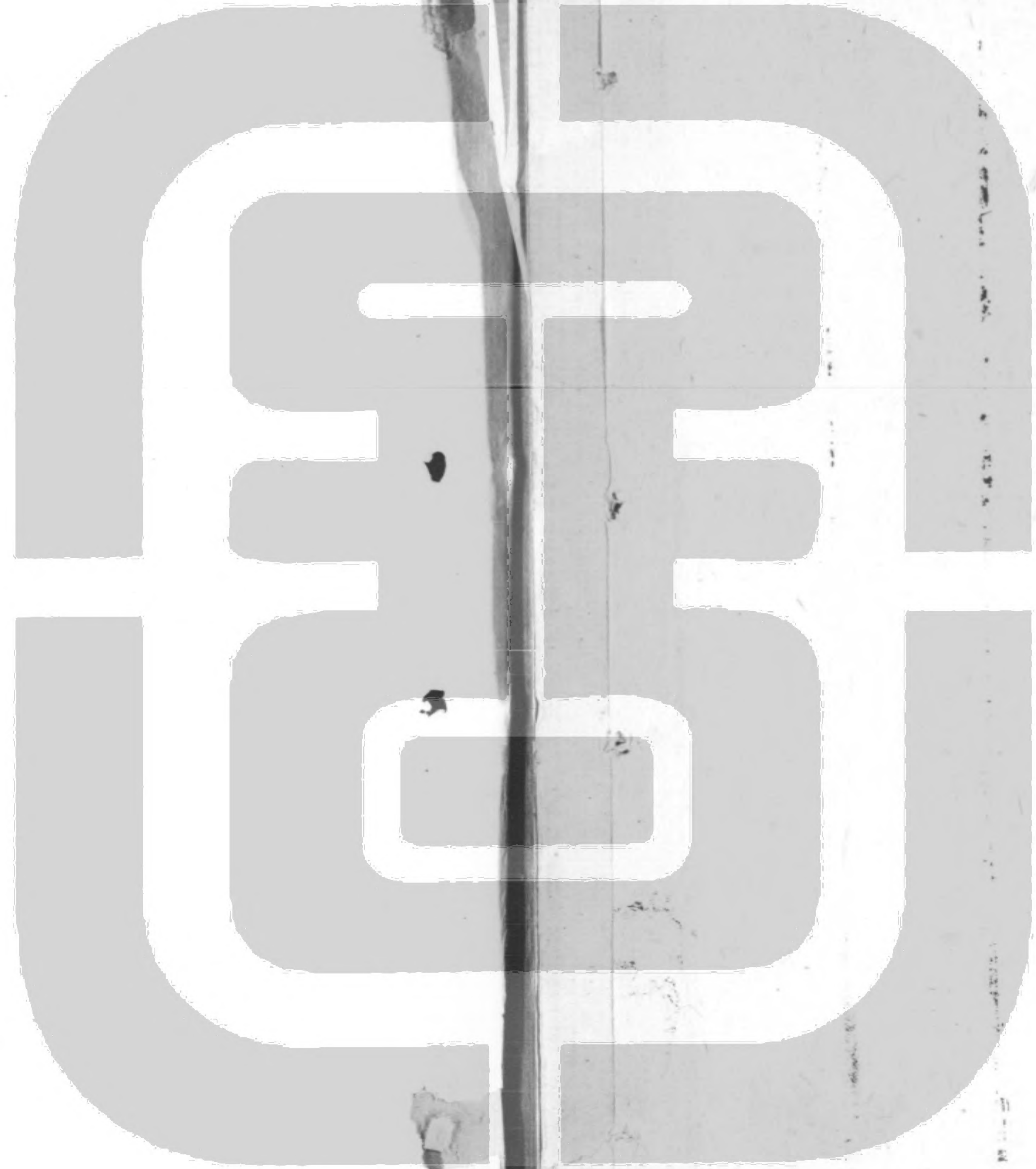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七代祖舍晉侍中
 國子祭酒西平靖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
 和帝之鎮荊州也以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即位
 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
 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
 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
 於此也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
 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

室世祖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
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舅陳
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
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遊
於蕃府而已大同五年卒時年四十二世祖甚
歎惜之為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
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協所
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有
二子之儀之推竝早知名之推承聖中仕至正

貞郎中書舍人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
以名節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
易邈等夷必興矜露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
朋黨速忌離訖啓自此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
馮之擯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之禍也羣士值文
明之運摘豔藻之辭無懋鬱抑之虞不遭向時之
患美矣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言
歟就而必之非經意也

24457.4



H953.2
4363

列傳第四十四文學下
梁書五十

